孫洙資格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脩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望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與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

鍾惺曰弊至於此而思代行之不改者只是使於庸常人而天下庸常人多也

格之法。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徬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

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鬭也。有司識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趨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𠜂手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分資格之弊流

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劣者也而扵天下國家爲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刻籍接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冐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令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

而萬事不治廢功不興者。臣愚未之聞也。

鍾惺曰。論資格之弊亦云盡矣。然尚有二弊未舉。進一階。歷一緣。以為例當然而不知感恩。歷此級必至彼級。但求避罪而不肯立功。夫為臣受恩而不知感。避罪而不肯立功。則天下事尚可為乎。此尤弊之大者也。

李清臣論星變

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

鍾惺曰論得奇甚細味之却是正理從來論天人合一者無此精確

范純仁司馬公詩序

古之君子。修身以齊家。然後刑於國與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為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為賢子弟。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繇此道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修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言之教矣。天俾之以詩章。俾有諷誦簡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至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苟尚不能自修。以入於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宏予之子壻也。持公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

之。熙寧八年月日。高平范某序。

孫鑛曰。以詩章作貽謀。非忠宣不能言。非温公之詩不敢當。

范純仁王尊道先生講學記

古之哲王一道德以同俗。故自鄉黨至於國都。皆設學較以敎其人。凡為士者自少至長。必處於學。其所學者惟先王之道。則在乎先誠身修己。而後有施於人。故其仕而立於人之朝也。則用其所學以事其君而治其民。故其君之所聞者皆先王之道德。民之所服者皆先王之敎化。然後君得以為堯舜之君。而民得以為唐虞之民矣。自周衰秦漢而後。學較養士之法既廢。則士之所學不必誠身修己而各務肆其所為。是以邪説怪行得以眩亂乎其間。故仕於朝者非一道也。致其君者非一術也。施於民者無定法也。其則至於國異政而家

殊偕矣而欲致其時於堯舜三代不亦難哉今之為士而知斯者有矣患無位而不得言也有位而言者有矣患乎不能行也若其林野丘園之士能自奮勵篤信先王之道不恃上之教化而推其所學以教導於閭里如古之所謂庠序者則見夫滑之胙城尊道先生焉先生讀聖人書窮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為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質亦未嘗有繆於道故滑之學者多疑之先生乃為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延之而名曰講堂俯堂之北則其先君之墓也或者以為非弦誦之地先生曰吾聞立身揚名所以顯揚也吾孜孜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為君子之親也

顯歆大焉苟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況使鄉里之人瞻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益亦不朽矣先王以是言語予而欲記焉予昔先生之青衿也其言雖不足發明先生之道而且不敢以辭故因感學較之廢復樂先生能自奮勵以先王之道敎導其鄉里而為之記云先生姓王氏名大中尊道即其字也時治平四年九月記

茅坤曰純正之文穆然無色而氣品自貴

范純仁薛氏樂安莊園亭記

蒲舜都也。秦分為河東郡。地沃人富。自漢唐至今為秦晉之都會。固宜人物之多奇也。薛氏為河東著姓。世有顯人。皇朝樞密直學士樂安公以清德直道事太宗及真宗皇帝。門族尤盛。今中大夫公即其第幾子也。象賢繼世。詔封五郡三領部使。四典臣鎮。高識懿行為時名臣。六十丐閑。七十請老。以三品歸第。乃於郡郭之東北。披岡帶河擇爽塏之地。遠城市之喧。築室以居焉。因所封之郡名之曰樂安莊。前啓重門。內曰含幽。閒關都掃。非幽人佳客屨迹罕至。南北分為二園。其西種杏種柏。中曰靜居。內外重寢。妍華芳卉交植於庭。疎竹蕭

萬壽石雪頂開軒對之各以爲名其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其東曰三經堂以藏儒道釋氏之書公以寄懷於簡冊也其西曰無無堂公自以無欲無營又取夫莊生之言而名之也東南構亭築址數仞中條太華列峙如屏其最近者有五老峰因名曰五老榭次東爲臺登覽曠逈清宵月明千里如畫名曰日月臺莊西北隅據壇乘高下列蔬圃時使老圃村童引水灌畦名曰瞻蔬臺積土踰尺周植美楸春花夏陰如幄如蓋名曰楸壇芳條雲布繁英玉圻垂架飄香溪若洞户名曰酴醾塢修篁擁徑翠影叢密新筍解籜嘉色如染名曰猗猗塢衆木交陰晝不見日清風自來好鳥時下名曰翠陰

塢鑿井轉車以汲甘泉或沉浮瓜李揮羙氷雪或烹茶煮蔬飲啜飴醴外設客舍庖廩庇庫殆將百楹其締構製作儉而適用潔而不華夏無蠅蚋之苦冬無風霰之患其服用皆陶罌藤床稾衾葛衣俾君子有以耽淡小人無所可欲蓋盡得夫郊居之道或霽色澄明開軒極望或落花滿徑曳杖行吟或解榻留賓壺觴共醉或焚香啓閤圖書自娛逍遙遂性不覺歲月之改而年壽之長也此其游遨之樂居處之安又稱其莊之名矣今士大夫或身老食貧而退無以居或高門大第而勢不得歸自非厚積累之德鍾清閑之福安能享此樂哉愚將老矣固將倣公而還也以人事之難必姑識公之善處以自勉

云。公名俅。字肅之。
鍾惺曰、寫花園風景樂甚。可爲仕途招隱。

范祖禹論聽政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揔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荅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

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歿○成王追念其勛勞賜魯天子禮樂
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
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
塋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
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大后英
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于億兆
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肰則今陛下所宜先
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来○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
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

懿行至德之高千古稱為女中堯舜信不虛矣

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祐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

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攬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絶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故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寛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從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撓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之怨亦

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
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
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
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
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
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仇疾衆庶所欲同
棄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
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

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
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
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
太后用以為相海内之人無不欣悅光歿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
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
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
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
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爭人心離於
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

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
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
不預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
再破壞耶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
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
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
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
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

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
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鍾惺曰、太后既崩○中外洶洶○蘇軾欲具疏諫○及見此奏○乃曰經世
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毁已草○今觀其先事而戒○太后之賢○小
人之惡○俱細細說破○不獨文章妙○一片苦心血誠○皇天后土寔
應鑒之○而卒不勝群小奸言○豈非天哉○

范祖禹論宦官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參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章奏。

一條錄曰寫得寒心

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殁胥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冦陷京師播遷於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殁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

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刦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曰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注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

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朕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

茅坤曰論理勢甚透

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開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朕前来指揮首違故事入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将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吕恵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内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内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静臣歷觀近古内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

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聚用中官如此之
咸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
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
方竦動則它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
外憂疑四方解體它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
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
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
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
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

可令聞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厭足及他事則吾輩
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
輩疎斥矣士良以此罔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
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
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
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
不顧陛下復近小人益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
臣指揮未到者别與差遣已到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
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

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臣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肯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謫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今茲事躰寔係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鍾惺曰歷叙宦官之禍小則蒙蔽大則專擅古今同一轍也讀之陰氣襲人如鬼蜮之在前使人怵惕可畏古今論宦官者甚多

而痛切盡情。則此文至矣。

孫覺論君臣相疑之弊

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僞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爲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謗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爲比周朋黨讒誣譖謗以熒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

鍾惺曰漢元帝亡國始末不出一疑字在胸中作祟耳此疏論疑弊最透足爲千古君臣之戒

孫忭論宦官太盛

陛下伸勅羣吏親覽庶獄疑讞屢報圄不蒙出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宴乎天報之佳瑞錫以純嘏乃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為意宦官之家競求它子勦絕人理希望爵賞為門戶之花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者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

茅坤曰又深進一步見其本懷

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為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
嗣未育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嚴廊大臣詳為條禁
進獻為宦官者一切權罷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獘在
掌典宮務之過也陛下若今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今專
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聖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
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
吏至於安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員
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絕領宦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
勢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天心

必應聖嗣必廣台福祥安社稷之策無先於此

鍾惺曰因之嗣而論及官官太盛殊似牽合無味然說出口既相關相感之情理若實有相符不爽者古人因事納忠微妙若此